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

話說寶玉在黛玉房中說耗子精，寶釵撞來，諷刺寶玉元宵不知「綠蠟」之典，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笑。那寶玉恐黛玉飯後貪眠，一時存了食，或夜間走了困，皆非保養身體之法，幸而寶釵走來，大家談笑，那黛玉方不欲睡，自己纔放了心。忽聽他房中嚷起來，大家側耳聽了一聽，黛玉先笑道：「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。那襲人待他也罷了，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，可見老背晦了。」寶玉忙欲趕過去，寶釵一把拉住道：「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呢。他是老糊塗了，倒要讓他一步兒的是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說畢，走來。只見李嬾嬾拄著拐杖，在當地罵襲人：「忘了本的小媳婦兒！我抬舉你起來，這會子我來了，你大模斯樣的躺在炕上，見了我也不理一理兒。一心只想裝孤媚子哄寶玉，哄的寶玉不理我，只聽你的話。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了來的小丫頭子罷咧，這屋裡你就作起耗來了！好不好的，拉出去配一個小子，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！」襲人先只道李嬾嬾不過因他躺著生氣，少不得分辯說：「病了，纔出汗，蒙著頭，原沒看見你老人家。」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，又說配小子，由不得又羞又委屈，禁不住哭起來了。

寶玉雖聽了這些話，也不好怎樣，少不得替他分辯，說病了吃藥。又說：「你不信，只問別的丫頭。」李嬾嬾聽了這話，越發氣起來了，說道：「你只護著那起狐狸，那裡還認得我了呢？叫我問誰去？誰不幫著你呢？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？我都知道。那些事！我只和你到老太太、太太跟前講講。把你奶了這麼大，到如今，吃不著奶了，把我扔在一邊兒，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哭。

彼時，黛玉寶釵等也過來勸道：「媽媽，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。」李嬾嬾見他二人來了，便訴委屈，將當日吃茶，茜雪出去，和昨日酥酪等事，嘮嘮叨叨，說個不了。

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，聽見後面一片聲嚷，便知是李嬾嬾老病發了，又值他今兒輸了錢，遷怒於人，排揎寶玉的丫頭。便連忙趕過來，拉了李嬾嬾，笑道：「媽媽別生氣。大節下，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，你是個老人家，別人吵，你還要管他們纔是；難道你倒不知規矩，在這裡嚷起來，叫老太太生氣不成？你說誰不好，我替你打他。我屋裡燒的滾熱的野雞，快跟了我喝酒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走，又叫：「豐兒，替你李奶奶拿著拐棍子，擦眼淚的絹子。」那李嬾嬾腳不沾地，跟了鳳姐兒走了。一面還說：「我也不要這老命了！索性今兒沒了規矩，鬧一場子，討個沒臉，強似受那些娼婦的氣。」

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，都拍手笑道：「虧他這一陣風來，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！」寶玉點頭歎道：「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，只揀軟的欺負！又不知是哪個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眼上了。」一句未完，晴雯在旁說道：「誰又沒瘋了，得罪他做什麼？既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任，犯不著帶累別人。」襲人一面哭，一面拉著寶玉道：「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，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，這還不夠我受的？還只是拉扯人！」寶玉見他這般病勢，又添了這些煩惱，連忙忍氣吞聲，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。又見他湯燒火熱，自己守著他，歪在旁邊勸他：「只養病，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。」襲人冷笑道：「要為這些事生氣，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？但只是天長日久，儘著這麼鬧，可叫人怎麼過呢？你只顧一時為我得罪了人，他們都記在心裡，遇著坎兒，說的好說不好聽的，大家什麼意思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流淚，又怕寶玉煩惱，只得勉強忍著。

一時，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。寶玉見他纔有點汗兒，不叫他起來，自己端著給他枕上吃了，即令小丫鬟們鋪炕。襲人道：「你吃飯不吃饭，到底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，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。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啊。」

寶玉聽說，只得依他，看著他去了簪環躺下，纔去上屋裡跟著賈母吃飯。飯畢，賈母猶欲和那幾個老管家的嬾嬾鬥牌。寶玉惦记襲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見襲人朦朧睡去。自己要睡，天氣尚早。彼時晴雯、綺霞、秋紋、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，見麝月一人在外間屋裡燈下抹骨牌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怎麼不和他們去？」麝月道：「沒有錢。」寶玉道：「床底下堆著錢，還不夠你輸的？」麝月道：「都樂去了，這屋子交給誰呢？那一個又病了，滿屋裡上頭是燈，下頭是火；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伏侍了一天，也該叫他們歇歇兒了；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，這會子還不叫頑頑兒去嗎？所以我在這裡看著。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公然又是一個襲人了。因笑道：「我在這裡坐著，你放心去罷。」麝月道：「你既在這裡，越發不用去了。偈們兩個說話兒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偈們兩個做什麼呢？怪沒意思的。也罷了，早起你說頭上癢癢，這會子沒什麼事，我替你篦頭罷。」麝月聽了道：「使得。」說著，將文具鏡匣搬來，卸去釵環，打開頭髮。寶玉拿了篦子替他篦。只篦了三五下兒，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，一見他兩個，便冷笑道：「哦！交杯盞兒還沒吃，就上了頭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，我也替你篦篦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沒這麼大造化！」說著，拿了錢，摔了簾子，就出去了。

寶玉在麝月身後，麝月對鏡，二人在鏡內相視而笑。寶玉笑著道：「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。」麝月聽說，忙向鏡中擺手兒。寶玉會意。忽聽唸一聲簾子響，晴雯又跑進來問道：「我怎麼磨牙了？偈們倒得說說！」麝月笑道：「你去你的罷，又來拌嘴兒了。」晴雯也笑道：「你又護著他了！你們瞞神弄鬼的，打量我都不知道呢！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！」說著，一徑去了。這裡寶玉通頭，命麝月悄悄伏侍他睡下，不肯驚動襲人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清晨，襲人已是夜間出了汗，覺得輕鬆了些，只吃些米湯靜養。寶玉纔放了心。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。

彼時正月內，學房中放年學，閨閣中忌針黹，都是閒時，因賈環也過來玩。正遇見寶釵、香菱、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，賈環見了也要頑。寶釵素日看他如寶玉，並沒他意；今兒聽他要頑，讓他上來，坐了一處頑。一注□個錢。頭一回，自己贏了，心中□分喜歡；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，就有些著急。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，若擲個七點便贏了，若擲個六點也該贏，擲個三點就輸了。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，一個坐定了二，那一個亂轉。鶯兒拍著手只叫「么！」賈環便瞪著眼，「六！」「七！」「八！」「八！」混叫。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。賈環急了，伸手便抓起骰子來，就要拿錢，說是個四點。鶯兒便說：「明明是個么！」寶釵見賈環急了，便瞅鶯兒一眼，說道：「越大越沒規矩！難道爺們還賴你？還不放下錢來呢。」鶯兒滿心委屈，見姑娘說，不敢出聲，只得放下錢來，口內嘟囔說：「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！這幾個錢連我也瞧不起。前兒和寶二爺頑，他輸了那些也沒著急，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們一搶，他一笑就罷了。」寶釵不等說完，連忙喝住了。賈環道：「我拿什麼比寶玉？你們怕他，都和他好，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！」說著，便哭。寶釵忙勸他：「好兄弟，快別說這話，人家笑話。」又罵鶯兒。

正值寶玉走來，見了這般景況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賈環不敢則聲。寶釵素知他家規矩，凡做兄弟的怕哥哥，卻不知那寶玉是不怕人怕他的。他想著：「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，何必我多事？反生疏了。況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饒這樣看待，還有人背後談論，還禁得轄治了他？」更有個默意思存在心裡。你道是何默意？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，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、惜春，親戚中又有湘雲、黛玉、寶釵等人，他便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，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。因此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，可有可無。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，因是聖人遺訓，不敢違忤，所以弟兄間亦不過盡其大概就罷了，並不想自己是男子，須要為子弟之表率。是以賈環等都不甚怕他，只因怕賈母不依，纔只得讓他三分。

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，倒沒意思，便連忙替賈環掩飾。寶玉道：「大正月裡，哭什麼？這裡不好，到別處頑去。你天天念書，倒念糊塗了。譬如這東西不好，橫豎那一件好，就捨了這件取那件，難道你守著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是要取樂兒，倒招的自己煩惱。還不快去呢。」賈環聽了，只得回來。趙姨娘見他這般，因問：「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？」賈環便說：「同寶姐姐玩來著。鶯兒欺負我，賴我的錢；寶玉哥哥攆了我來了。」趙姨娘啞道：「誰叫你上高臺盤了？下流沒臉的東西！那裡玩不得？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？」正說著，可巧鳳姐在窗外過，都聽到耳內，便隔著窗戶說道：「大正月裡，怎麼了？兄弟們

小孩子家，一半點兒錯了，你只教導他，說這樣話做什麼？憑他怎麼著，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，就大口家啐他？他現是主子，不好，橫豎有教導他的人，與你什麼相干？——環兄弟，出來，跟我玩去。」

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，聽見叫他，便趕忙出來。趙姨娘也不敢出聲。鳳姐向賈環道：「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呦！時常說給你：要吃，要喝，要玩，你愛和那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，就和那個頑。你總不聽我的話，倒叫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，狐媚魔道的。自己又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裡走，安著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。輸了幾個錢，就這麼個樣兒！」因問賈環：「你輸了多少錢？」賈環見問，只得諾諾的說道：「輸了一二百錢。」鳳姐啐道：「虧了你還是個爺，輸了一二百錢就這麼著！」回頭叫：「豐兒，去取一吊錢來。姑娘們都在後頭玩呢，把他送了去。——你明兒再這麼狐媚子，我先打了你，再叫人告訴學裡，皮不揭了你的！為你這不尊貴，你哥哥恨的牙癢癢，不是我攔著，窩心腳把你的腸子還窩出來呢！」喝令：「去罷！」賈環諾諾的，跟了豐兒，得了錢，自去和迎春等玩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正和寶釵玩笑，忽見人說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就走。寶釵笑道：「等著，俺們兩個一齊兒走，瞧瞧他去。」說著，下了炕，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。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的，見了他兩個，忙站起來問好。

正值黛玉在旁，因問寶玉：「打那裡來？」寶玉便說：「打寶姐姐那裡來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說呢，虧了絆住，不然，早就飛了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許和你玩，替你解悶兒？不過偶然到他那裡，就說這些閒話。」黛玉道：「好沒意思的話！去不去，管我什麼事？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，——還許你從此不理我呢。」說著，便賭氣回房去了。寶玉忙跟了來，問道：「好好兒的，又生氣了？就是我說錯了，你到底也還坐坐兒，合別人說笑一會子啊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管我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是你自己糟蹋壞了身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作踐了我的身子，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寶玉道：「何苦來？大正月裡，死了活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偏要說死！我這會子就死！你怕死，你長命百歲的活著，好不好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要像只管這麼鬧，我還怕死嗎？倒不如死了乾淨！」黛玉忙道：「正是了，要是這樣鬧，不如死了乾淨！」寶玉道：「我說自家死了乾淨，別錯聽了話又賴人。」正說著，寶釵走來，說：「史大妹妹等你呢。」說著，便拉寶玉走了。這黛玉越發氣悶，只向窗前流淚。

沒兩盞茶時，寶玉仍來了。黛玉見了，越發抽抽搭搭的哭個不住。寶玉見了這樣，知難挽回，打疊起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。不料自己沒張口，只聽黛玉先說道：「你又來作什麼？死活憑我去罷了！橫豎如今有人和你玩。比我又會念，又會作，又會寫，又會說會笑，——又怕你生氣，拉了你去哄著你。你又來作什麼呢？」寶玉聽了，忙上前悄悄的說道：「你這麼個明白人，難道連親不隔疏，後不僭先，也不知道？我雖糊塗，卻明白這兩句話。頭一件，俺們是姑舅姐妹，寶姐姐是兩姨姐妹，論親戚，也比你遠；第二件，你先來，俺們兩個，一桌吃，一床睡，從小兒一處長大的，他是纔來的，豈有個為他遠你的呢？」黛玉啐道：「我難道叫你遠他？我成了什麼人了呢？我為的是我的心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也為的是我的心。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」

黛玉聽了，低頭不語，半日，說道：「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，你再不知道你嘔的人難受！就拿了今天氣比，分明冷些，怎麼你倒脫了青氍披風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何嘗沒穿？見你一惱，我一暴躁，就脫了。」黛玉歎道：「回來傷了風，又該訛著吵吃的了。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湘雲走來笑道：「愛哥哥，林姐姐，你們天天一處頑，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！」黛玉笑道：「偏是咬舌子愛說話，連個『二哥哥』也叫不上來，只是『愛哥哥』『愛哥哥』的。回來趕圍棋兒，又該你鬧『么愛三』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學慣了，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再不放人一點兒，專會挑人。就算你比世人好，也不犯見一個打趣一個。我指出個人來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」黛玉便問是誰。湘雲道：「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，就算你是個好的。」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他！我可那裡敢挑他呢？」

寶玉不等說完，忙用話分開。湘雲笑道：「這一輩子，我自然比不上你。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，時時刻刻，你可聽『愛呀厄』的去！阿彌陀佛！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。」說的寶玉一笑，湘雲忙回身跑了。

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